

元好问生父、叔父考*

牛贵琥

《元好问全集》(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)卷三十七《南冠录引》说:“予以始生之七月,出继叔氏陇城府君。”于是元好问有两个父亲。对于这两个父亲,元好问都不敢称名,而是称生父为东岩君,叔父为陇城府君以区别。如《元好问全集》卷三十九《故物谱》中说:“风字大砚,先东岩君教授乡里时物也。铜雀砚,背有大钱一,天禄一,坚重致密,与石无异,先陇城府君官冀州时物也。”关于元好问之生父,因《中州集》卷十“先大夫诗”下引杨叔玉所撰墓铭云“先生姓元氏,字德明”,是以人们都称其为元德明,对其名则付之阙如。《金史·文艺传》亦作:“元德明,系出拓拔魏,太原秀容人。”关于元好问之叔父,人们一般以转引的郝经所撰《遗山先生墓铭》为据,认为其姓名为元格。实际上这是错误的,元格应是元好问之生父,至于其叔父则名元泰。

如清施国祁《元遗山诗集笺注》卷首《传铭》所引郝经撰《大德碑本遗山先生墓铭》是这样叙述元好问之世系的:“先生讳好问,字裕之,太原秀容人。系出拓拔魏,故姓元氏。曾大父春,忠显校尉、隰州团练使。大父滋善,儒林郎、铜山府君、赠朝列大夫。父格,显武将军、凤翔府路第九处正将兼行陇城县令、骑都尉、河南县开国男、邑食三百户。妣河南县君张氏。先生七岁能诗,太原王汤臣称为神童。年十一,从其叔父官于冀州,学士路宣叔赏其俊爽,教之为文。年十有四,其叔父为陵川令,遂从先大父学,先大父即与倡和。”雍正《山西通志》卷一百九十六、《元好问全集》卷五十三附录一所引均是如此。尽管文中曾大父、大父、父、叔父相沿而叙,但由于元好问叔父曾官陇城,《续夷坚志》卷二《背疽方二》:“好问年二十一,侍先君官陇城。”所以人们就将元格当作元好问之叔父了。如雍正《山西通志》卷一百九十六在《遗山先生墓铭》后附明人杨维岳之语云:“按碑载先生父格,陇城令。又云,叔父陵川令。先生《集》有《望陵川诗》,自注云:‘此县,先陇城府君旧治’,则叔父即格也。格以先生为嗣,盖令陵川时,尚未子之耳。”尽管杨氏之说是有问题,因为元好问始生之七月就出继叔父,则杨说十四岁时“尚未子之耳”,自然有误。但是元好问之叔

*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(批准号:11YJA751059)成果。

父为元格则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。翁方纲《元遗山先生年谱》附录所引《静乐旧钞遗山诗后世系略》就明确记为：“（祖滋善）生三子：长德明，号东岩，尝读书东山福田精舍，累举不第，以诗酒自适。先生贵后赠中顺大夫，此所谓东岩府君也。次格，官陵川令。以遗山贵，赠明威将军，所谓陇城府君也。季升，字德清，以兄陇城荫补承奉班，亦无子。德明生三子……季即先生，出继叔父陇城君。”这为以后的诸多著作如缪钺《元遗山年谱汇纂》等所引用。

然而郝经的《郝文忠公陵川集》卷三十五所载《遗山先生墓铭》的原文并非如此。其所叙世系只是说：“曾大父某。大父某。父某。妣某氏。先生七岁能诗。太原王汤臣称为神童。年十一，从其叔父官于冀州。”明李瀚刊本《遗山先生文集》所附《遗山先生墓铭》也是如此。这说明，就如同元好问所作的一些墓铭一样，郝经原作只是写出其世系，具体人名则待刻碑之时由其子孙填补。刻于元大德四年的《遗山先生墓铭》原碑，现在还立在山西忻州市韩岩村元好问墓前。笔者考查，碑上的文字和施国祁《元遗山诗集笺注》等书所引《遗山先生墓铭》有不少出入。有关其父母的文字为：“父格，显武将军、凤翔路第九处正将兼□□□□□□□□（碑下部已泐，这些文字不清楚）河南县开国男、邑食三百户。妣河南郡太君王氏。”其主要区别在于：原碑是父格，妣为王氏。《元遗山诗集笺注》等书所引是父格，妣为张氏。这关系着元格是元好问的生父还是叔父的问题。元好问的生母为王氏，叔母为张氏。《元好问全集》卷四十《为第四女配婿祭家庙文》中云：“显伯考赠中顺大夫东岩府君，显伯妣河南郡太君王氏。显考广威陇城府君，显妣河南县太君张氏。”这说明原碑之父格，妣王氏，便是元好问之生父、生母。施国祁《元遗山诗集笺注》等书则是因为以元格作为元好问之叔父，而将妣王氏改为妣张氏了。光绪七年读书山房本《遗山先生集》赵培因之考证就云：“《粤雅堂丛书》作‘妣河南郡太君王氏’，疑误。”^①他之所以疑误，就是基于元格为元好问之叔父的流行观点。其实《粤雅堂丛书》的文字反而和原碑是一致的。原碑既然生父、生母连叙，那么元格就应是元好问之生父。

元好问之叔父名什么呢？元好问之叔父官陵川令是毫无疑问的事实，而雍正十三年《泽州府志》卷三十五《职官》陵川县下云：“元泰，好问叔，仕学俱优。”民国二十二年铅印本《陵川县志》卷八《宦绩录》下更是详记：“元泰，太原秀容人。泰和中任，仕学俱优。以陵川风土完厚，人质直尚义，为子求师，此州为宜，乃就调陵川县令，挈从子好问往就学于晋卿郝先生，德器大成，为时名贤。”很清楚，元泰才是元好问的叔父。

郝经所撰《遗山先生墓铭》是在元成宗大德四年七月才刻石立于元好问墓前的。这距离元好问去世已经整整四十三年了。立石者为元好问之子元拊和

^①《元好问全集》卷五十三附录，山西古籍出版社，2004年，第1267页。

元振。元好问之生父有杨叔玉所撰之墓铭,叔父有白□所撰之墓碑^①,元拊不至于搞不清其祖父的情况。元好问之生父一生没有出仕。元好问在金末“除左司都事,再转为中顺大夫,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,兼修起居注,上骑都尉,河南县开国子,食邑五百户,赐紫金鱼袋”,显贵后,赠生父“中顺大夫”,叔父“明威将军”。其生母“河南郡太君”、叔母“河南县太君”,也是由其本人曾为“河南县开国子”而来^②。然而,《遗山先生墓铭》中元格名下,既无“中顺大夫”,也无“明威将军”,而是“显武将军、凤翔路第九处正将兼行陇城县令、骑都尉、河南县开国男、邑食三百户”的头衔。那么这些空衔只能是元拊为了其祖父的荣耀而加上的。时过境迁,自然不必再为金代的实际情况所束缚。其中的“陇城县令”一职,极有可能是出于元初州县地方官多为世袭这一现实^③,于是就可能把兄弟中任过的官职加在兄弟中其他人的名下。元人孔齐《至正直记》卷二“文章设问”条也载元代存在大量“富从不义而得,爵从非礼而受,往往托名公为文,称好善乐义,有功立勋”,“使文章为虚诞之具”的风气,并慨叹“贤如韩子,犹不免谀墓之诮”,“今虞、黄、张、贡皆妄诞不实”。因此不必将元格的这些虚衔坐实了去考虑,更不能因有“陇城县令”就认为元好问之叔父是元格。值得指出的是,郭元釭所编《御订全金诗增补中州集》虽然在卷六十三引郝经《遗山先生墓铭》后,也引了雍正《山西通志》卷一百九十六所附明人杨维岳之按语,但还是在卷四十三将元好问之父定为元格,并注明“德明名格,本元郝经《遗山墓志》。”这里对于《遗山先生墓铭》有正确的解读。

总之,根据郝经所撰立于元好问墓前的原碑,生父、生母连叙,之下才是叔父,元格是元好问之生父,也即元德明。根据陵川县方志等所载,元好问之叔父为元泰。这便是结论。

作者工作单位:山西大学文学院

①叶盛《叶氏笈竹堂碑目》卷四著录:“陇城令元公墓碑,忻州,白□撰,大安己巳。”

②《元好问全集》卷五十三附录,第1264页;卷五十六附录,第1334页。

③赵翼:《廿二史劄记》卷三十“元初州县多世袭”条,中华书局,1984年,第691页。